



綠萍

超級大雪中迎來的2013年，是我移民二十幾年來首見，四十五公分的降雪量，把整個蒙特利爾大街小巷給覆蓋起來，處處高如小山的積雪，就連小型鏟雪車也無能為力，無法清除人行道上的雪堆。這個小龍年也因為這場雪，我哪兒也沒去，在家上上網賀年，祈願一個瑞雪豐年。

說到雪，又讓我想起辦移民時候的一件趣事，我們是在香港送件，來魁北克面談的，老公是主申請人，移民官問他：你為什麼喜歡加拿大？當時只懂得少少英語的他實在詞窮，看到窗外正下著雪，靈機一動便說「我喜歡雪，台灣沒有。」哈哈！這居然也是一個移民理由，那句話不知是否真有作用，但我們的移民申請是通過了。

的確，在亞熱帶的台灣是不下雪的，因此在來加國的頭兩年，我們是以既新奇，又喜悅的心情，渡過這冬雪的日子，每當下雪的時候，就好像看見什麼寶貝似的驚呼「下雪啦！下雪啦！」，一家大小齊齊走到窗邊看雪，甚至跑到

冬白色印象

戶外用手接捧著由天而降的雪花，如今回想起來真是純稚得有點可笑，但是那種興頭上的事，久而久之也就淡了，多年來任雪花飄飄也沒什麼反應，有時候還抱怨這場雪下得太大，鏟雪辛苦，外出不便，影響生活，影響生意，可說是一樣的冬雪，不一樣的心情。

喜歡也好，不喜歡也罷，而這長長的冬雪天則是事實的存在，無法逃避，也不能因寒冷和風雪，讓自己的心情空白，因此我學會了以平常心來對待這大自然所產生的狀態，從而細心品味它的獨特，在白色主題中找尋它的印象。

冷漠孤傲是冬的本色，不必賦予它迷醉的詩意，也沒有絢麗斑斕的色彩，清冷的空氣帶給人難得的清醒，看著雪花在朦朧天際中飛舞，也別有一番景緻，銀裝玉裹的白色大地，月光下柔和的銀色夜晚令人驚嘆，素靜的冬景猶如靈美的水墨丹青，清晨與黃昏變化多端的天邊雲色，亦如現代抽象，就連這冬日的陽光都能讓人感覺特別的溫暖。

若說春是含香待放，青春無比的處子，夏是花枝招展，豔光四射的少女，秋是風情萬種，風



韻猷存的少婦，那麼冬天我將它比喻是個走過歲月，看過世間情物，而今洗盡鉛華，充滿靈慧的母親，它一身素淨的沉澱那曾經翻騰的記憶，淨空那曾經讓人陶醉的往事痕跡，在冰雪覆披，雨水滋潤的調節休眠中，默默的孕育著新一輪的生命。沒有鳥語花香，少了詩情畫意，沒有感官刺激，少了心跳悸動，這白色主題的冬天，在我心中還是有著許多色彩，有不一樣的心情品味。

台灣的冬天潮濕寒冷，偶而冷鋒過境，合歡山上才飄一點雪，還記得當時的旅行社招攬富士山賞雪、賞櫻團，坐三個小時的飛機去日本看雪，如今我能坐在自家窗前一邊喝著香醇的咖啡，一邊看著飄飄的雪花，不也是一種幸福？

我的老闆娘



九如

老闆娘李翠花肯定不只我這麼一個員工，想想她們夫妻有一個咖啡店還有一個幾百人坐位的中式餐館，就能推算出員工至少兩位數。我之所以稱其為「我的」，是在某些意義上講，她予我的「恩與情」是我不能忘懷的。

她們的生意居家在一個千人的小鎮上，小鎮離比利時中心站有一個小時的車程。

她們夫妻兩個，老闆娘來自大陸浙江的青田，靠山的地方。老闆娘是父母那一代帶到比利時的；夫來自台灣，好像也是第二代了。老闆娘一直是大廚，那可不是誰都能幹的。要有好體力，腦子要清楚靈活，能夠統籌安排，也就是把不同客人的同一種餐一起做好。想想，幾百人的餐要一個一個來，別說體力，時間就不允許。老闆娘在一連生了五個男孩後，就不做大廚了，也曾嘗試過，可已「不負重任」，退居到「服務生」這樣清閒一點兒的工作。那麼，大廚就要找人來做。可找合適的大廚，難找得如同「登天」。後來他們雇了一個，曾令我掉眼淚的老余。

第一次在廚房裡做二廚，真的是「丈二的和尚摸不著頭腦」，春卷炸過頭了，雞絲湯放了太多鹽了，沙拉的花削得不對稱了。反正好多的問題，「你這是幹活嗎，不努力把妳炒了！」老闆在外面對我發了話。「炒就炒，誰稀罕！我是盡最大力做了。」我對老闆大聲地說。我心裡想：我這麼努力地做了，還說我不努力，苦可以受，屈絕對不能忍。吃飯的時候，老余夾了很多的菜到我的碗裡，「出門在外不容易，找到一份將來給報稅的工更不容易。你們以前哪裡幹過啊，你真的很不錯了。」我趕忙背過臉，眼淚已經留下來了。

老闆娘對員工是「刀子嘴，豆腐心」；對待警察先生是「硬碰硬」，雖然吃過虧，依舊不改本色。

「老余，這個菜雞肉炒過了，下次要這樣，你就別在這做了。」老闆娘端回來客人要退的菜，毫不留情地對老余說。

「阿菊，你的炒飯放了鹽了？你自己吃吃。」老闆娘把盤子往檯子上一墩，厲色地看著阿菊。

「小朱，蝦是要去腸子的，小蝦也是。懂不懂？」老闆娘舉著蝦對我說。

總之，老闆娘雖不在廚房，可我們每個人都感覺她就在你身邊。

「小費廚房也應該有份，客人的小費大家平分。」老闆娘與老闆力爭。最後，老余又多拿到了他的煙錢。由於老闆娘一直在為我報稅，我拿到了多一些的收入，再後來申請去英國的旅遊簽證時因為稅收證明，我們很快拿到了簽證，這都要謝謝我的老闆娘。還有，在伙食方面，想吃什麼做什麼。

在我到比利時幾個月之後，在國內的先生就接到了「魯文」大學的入學通知，一直找不到擔保，也有需要花很多的錢。詢問過室友的比利時男友得知不行後，我只能硬著頭皮問老闆娘一家了。出完全乎我的意料，老闆娘一家很爽快地答應了。我的眼淚還是在他們答應後，流下來了。很多的情感在裡頭，說不清道不明。試想想，這擔保意味著多大的風險：我們要是賴在她們一家身上，可能她們一輩子都不得安寧。這就是一個「信任」，一個令我記念一生的信任啊！

後來，老闆娘給我介紹了另一家做「服務生」的餐館，我就此離開了老闆娘一家。不知我以後的生活軌跡會不會再與這些難忘的人相交？

妍的故事：學法語（五）



穆彥

移民到了魁省，柴米油鹽，工作學習，上至打官司，下到購物用餐，都離不開語言這個拐棍兒，法語都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真正實現了學習法語的意義最大化。如果一直在國內發展，用途有限不說，法語可能早就被忘得精光了。教堂裡遇到的那些雖上了年紀，仍堅持學法語的中老年人頑強的學習毅力正是來源於學會這門語言在這裡是有著最現實的意義的。

移民加拿大理所當然地選擇了魁北克這個有那麼點法語獨尊（其實也不盡然）的地方。三十多年前因為九姨父而懵懵懂懂地選擇學了法語，因為沈阿姨和陸叔叔而陰錯陽差地堅持下來，因為恢復高考又運氣地進入外語的最高學府，最後成了一個法語專業的人。儘管覺得幸福和驕傲，可法語畢竟是個小語種，當年在國內，即使是在法國公司，或是加拿大，及比利時等法語是官方語言的國家的公司，雖然用法語，但工作語言（Working language）常常還都是英語，他們也不得不遷就這個在國際國內都比法語要使用的多得多，強大得多的語言。很自然法語一直都沒有太大的市場，不過是比較冷門而已。因此國內英語是第一外語的人，二外都不怎麼樣，因為他們不需要；而其他語種的人（包括法語），作為二外的英語往往與自己的第一外語不相伯仲。妍也不例外，儘管妍的法語曾在一些場合顯現出極大的優勢，卻依然常常要為強大的英語讓位。在妍畢業後純用法語工作了幾年後，也乾脆用英語並轉向做管理工作了。真到了要登錄加拿大魁省時，妍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的法語究竟還會多少，似乎全都忘光了。

想起當年做代課教師偷學法語時受到批評，後來考上大學後教育局長又特地來祝賀和歡送，真有點戲劇性，往事如煙。那時候的興奮，妍永遠都不會忘記。與當初判若兩人的教育局長款款深情地遺憾著沒能留住兩名「出色」的代課教師，也似乎已經完全忘記了他對妍和麗麗斬釘截鐵地說過，說她們絕對沒有任何機會轉正進入區教育局成為正式小學老師。妍知道這不能怪他，他口中吐出的是政策，而政策當然是不斷地變化的，在恢復高考後更是完全變了樣，和他本人的確沒什麼關係，他只是到什麼時候說什麼話罷了。不過妍和麗麗還是有些小人得志，要知道當時是多麼渴望能有轉正得機會，不客氣地當面去「揭露」和調侃他，局長很大度笑嘻嘻地沒脾氣。那時候是妍和麗麗最幸福的日子了。雖然不知道法語將來能有多大用，能帶來什麼榮華富貴，可有什麼能比這雲開日出，似乎理所當然的前程似錦更讓人興奮和激動了，特別是麗麗，在妍學法語的同時，她自學的英語，考上的是師範大學，將來是響噹噹的有學歷的老師，甚至可能是大學教師，哪裡還稀罕這區區教育局的小學教師轉正資格。

當年在恩師的嚴格督促下，陰錯陽差地選擇了法語其實沒什麼了不起，然而可以揚眉吐氣地生活在魁北克就有點了不起了。因為能直接和他們溝通而不受欺負，能比他們本地人發音純正，也能比他們中很多人書寫更正確和準確。當妍看到他們發來的錯誤百出的信件時，當妍可以和他們據理力爭時，當妍可以給他們發出一封封言辭準確的書面要求，甚至能和他們吵架時，妍很感恩當初糊里糊塗地學習了法語，敢情是為了有一天能方便地和魁瓜們不卑不亢地生活在一起，起初只知道法國用法語，根本不知道有那麼一天這個挺冷門語言在地球的另一端派上用場了。（完）